

□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晓楠

2022年1月4日,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新年首展《万言亦无声:生活的学术价值》开幕。这是首届“泛东南亚三年展”的第四个研究性展览项目,同期展出的还有《对于“参与式艺术”的两种回应》,以及《翻山越海:刘博智缅甸华人文化摄影展》。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,该系列展览展程过半,其中很特别的是,还带来了以往国际展览中较少提及的“参与式艺术”的实践与成果。

该系列展览策划人之一、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陈晓阳是国内“参与式艺术”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之一。近年来,她和她的同行在广东土地上进行了一系列“参与式艺术”实践,通过艺术家之眼,以人类学的方式,记录和留存华南大历史之下的小故事。

“从美术馆出走”：做“社会雕塑”，为更多人服务

艺术家的“在地实验”

多年前,陈晓阳从美院雕塑系毕业。留校任教多年后,她转向人类学领域攻读博士学位。跨学科经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,当时,她对美术馆里的艺术作品产生了一些困惑:一些观众满怀期待走进美术馆的白盒子空间,面对那些或当代或传统的艺术作品,表示看不懂。有的艺术脱离了情境,很难产生影响力。

由此,陈晓阳在《中国雕塑》写了一篇文章,主张“从美术馆出走”。2008年,陈晓阳参与发起了“蓝田计划”。项目关注广州城中村和远郊乡村的传统民俗以及文化遗产,通过艺术家之

眼,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,记录和留存华南大历史之下的小故事。

后来,“蓝田计划”团队的另一位发起人带她去看了沥滘村。在那个狭小、杂乱的城中村里,有十三间祠堂,令她印象深刻。他们带志愿者去做访谈和梳理,邀请村里的老人家绘制记忆地图。有一位老人讲到自己去周庄旅行时,眼见当地的小桥流水人家,念及风景旧曾谙:沥滘村原本也是这样的,可岭南水乡风情已不再。

这让陈晓阳感到一种文化震撼。他们想把这种发现告诉更多的人,于是邀请艺术家,以展览的方式讲述村落的故事。村委会和宗族里的热心人热情地资助了这个展览计划,修整其中最残破的祠堂作为“展厅”。

展览意外收获不错的社会反响。四座原本要被拆迁的明清祠堂,也因此得以保留下来。由此她更加相信,艺术的影响力不仅仅在美术馆。回到美院后,陈晓阳在雕塑系开设一门名为“在地实验”的课程,引导学生走入社会、直面现场。其第一个实践项目选在大学城附近的南亭村,试图记录下一个800多年历史的村子在十年间迅速城市化的过程。

事实上,广东是当下“参与式艺术”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:有官方艺术机构如广东美术馆,一直推动艺术进社区宣教活动;也有民间艺术机构如时代美术馆,于2016年开始以“榕树头项目”召集艺术家与周边社区互动,等等。

老旧社区的“微改造”也将目光投向艺术项目。针对位于广州历史街区的旧南海县、盐运西和越秀洪桥街等社区,政府和各界机构通过公共艺术建筑、空间改造、教育活动、驻地工作坊等途径去提升社区的文化价值。

在网红打卡地东山口,与竹丝岗菜市场仅一墙之隔的库美术馆,多年来持续推动艺术与社区的结合。从联手戴耘合作开展琶洲村“旧村改造×艺术拾遗”项目,再到宋冬策划的“无界艺术季”和徐坦的“农、林之路:竹、丝之岗”,都关注艺术对社区、城市发展的激活作用。其中,《百家宴》《民众花园》等作品的参与度之高,使库美术馆成为今日研究艺术介入社区的广州样本。

广州美术学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森认为,“艺术介入社区”作为一种艺术主动与社会沟通对话的当代文化现象,在广州尤为明显:“究其根本,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广州虽在一线城市之列,却长期被边缘化的本土艺术生态;另一方面,这也与广州社区营造的需求密不可分,艺术和文化是一种与城市建设硬件条件相补充的互动机制。”



《对于「参与式艺术」的两种回应》现场

广东是“参与式艺术”最活跃地区之一

近年来,陈晓阳重回“白盒子”,担任广美美术馆副馆长,将多年“在外”的思路和实践带回美术馆。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,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带来了诸多发生在越南、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等国家与地区的相关艺术实践。

事实上,广东是当下“参与式



广州粤剧院的演员们在广美大学城美术馆演出

“参与式艺术”固然让艺术家走出美术馆,同时也让美术馆得以“打开”,因此,戏剧也能成为美术馆的“主角”。2020年岁末,广州粤剧院的演员们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一楼大堂,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粤剧演出。在舞台旁展出的潮州木雕上,精细地记述着丰富的民间戏剧故事情景。

本次演出的观众中有不少是来自南亭村的村民,近代著名画家关良即出生于于此。南亭村中至今保留着完好的关良故居和古老的关氏宗祠。美术馆团队在田野调研中了解到,当地至今延续着年节



坐落在从化乐明村的“源美术馆”



西三歌队在第二届驻地艺术展开幕上与“歌王”对唱

意外惊喜:关良后人看关良

庆典时观看粤剧的风俗,与关良的画作中常常出现“南亭”和“番禺关良”的印鉴相呼应,成为理解关良戏剧人物画的生动注脚。

团队更了解到,南亭村的关氏族人一直有个心愿,想看看同族大画家关良的原作真迹。由此,广美美术馆与顺德和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部合作,组织南亭村村民前往顺德,堪称“关良后人看关良”。珠三角地区的美术馆通过馆际合作,推进了艺术参与社会连接与文化交流的创造性工作,促进观众、艺术家、机构与社区居民更有机、更深入地理解和互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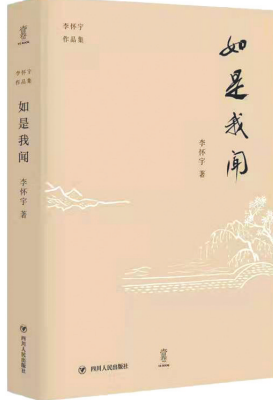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年后的《对于“参与式艺术”的两种回应》中,观众甚至都可以参与到对作品的“再创作”。菲律宾艺术家施琳·赛诺在展厅中还原了一个保安室情景:工作台上放着日历、保温杯、对讲机、笔记本。原本只是道具的笔记本,却被一些观众误以为是留言本,写下观展体会。而后来者“将错就错”,纷纷以保安的视角,用文字或插图,记叙下或真或伪的生活细节。

开展不到两周,笔记本已然是一本满满当当的“保安日记”。或许这就是“参与”带来的意外之喜。

酬世之量与传世之志,尽在时间的考验中。惟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,不朽于人心。

如是我闻

□李怀宇



尽一切可能寻找真相

我以访问和研究知识为志业,发愿遍访视野所及的名家。在新闻与历史之间奔波,在人与书之间探索,希望寻得一些知人论世的材料。如是我闻,化作文字。过眼的事故烟云,会心的读书妙趣,日积月累而成长卷。

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,我仿佛游走在两个世界:一个是热的新闻世界,一个是冷的历史世界。平生爱读杂书,尤其以人物为重心,个中妙趣就是能和古今人物对话。职业生涯中,采访过种种人物,见识过种种现象,跋过山,涉过水,丢过脸,吃过苦,写过无数随风而去的文字。三十而立,略有所悟,便以知识人作为主线,从人物而见世界万象,从世界万象以鉴人伦。

新闻瞬息万变,幻象层出不穷,颇似《红楼梦》中所唱:“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,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,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!”1959年,胡适演讲《新闻记者的修养》,引用明代吕坤的名言:“为人辩冤白谤,是第一天理。”当一个新闻记者,要有这种替人“辩冤白谤”的责任感。在变幻的世间,尽一切可能寻找真相。在不疑处有疑,给史家做材料,为事实找旁证,留下更多元的历史初稿。在我看来,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同样担负着为人辩冤白谤的道义。最要紧的是敬业。如果能做到“造次必于是,颠沛必于是”的地步,更是仰不愧天。

“人间送小温”的境界

变局之中,大到社会演变,小到个人生活,都由许多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决定。人生有时是很无奈的,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,人不过是一叶孤舟。悟得此念,便心生同情和理解。而人间常态是锦上添花者众,雪中送炭者寡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来越欣赏汪曾祺“人间送小温”的境界。

写人实难,写名更难。一个人一旦出名,自然有各路豪杰臧否。恭维有时未必得体,批评也不见得全出于公心。前辈有言:声名是误会的总和。而声名背后的苦乐,往往干人万人中,一人二人知。昔日寒山问拾得:“世间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、恶我、骗我,如何处治乎?”拾得云: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,不要理他,再待几年,你且看他。”虽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,但看破放下,便坦然前行。从长远来看,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。

重温汉魏唐魄的光荣与梦想,中国文明是开放、包容、宽厚的。张载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是儒者的气象。而黄宗羲以为天下莫不有“诗书宽大之气”。诗书所熏陶的宽容气质与宏大气象,历经数千年风霜而绵绵不绝。

从传统到现代的进程中,汉魏唐魄与欧风美雨交汇,自然形成思想新浪潮。中国的古老文明,蕴含合情、合理、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,经过调整,可以和现代文明融合。在人文世界,一方面整理和融汇中国的旧学,一方面介绍和吸收西方的新知,正合朱熹所谓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养转深沉”。而古老文明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,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尤为可贵。

“彼世”与“此世”

在现实世界里,每一个常人有优点,也有缺点。人生中绝大多数时间不免在“功利境界”中挣扎,无法长驻于“天地境界”或“道德境界”。人性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,便难以舍弃,权与利在现实世界常常无往不利。然而,人生中总是存在两者:一个是现实世界产生的事实,一个是超越世界产生的价值。正是因为有人间有种种自私自利的行为,才会产生理想,用理想来批判现实。中国知识人通常以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为理想。天与人,往往分指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,或可谓“彼世”与“此世”。在人心,此世难免煎熬,彼世长乐无极。

在我的青春岁月里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访知识人,是一种人生理想。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与不如意,往往鞭策人追求理想,求真、求善、求美,而忘忧。为知识而知识,为艺术而艺术,为学而学术,为真理而真理,本身就有无穷的乐趣。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,心里会暂时抛弃世俗的功利,忘却人生的荒谬,甚至会油然而生一种超凡入圣的幻觉。西方学术界流行一句老话:一个研究作者的最大荣誉是姓名能出现在其他学者著作的“脚注”中,而不是在报纸的“头条”新闻上。我重读青春岁月留下的文字,曾经刊在头条,也入过脚注,但细看不过是抄录前辈的故事与思想。酬世之量与传世之志,尽在时间的考验中。惟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,不朽于人心。



访谈

深入东南亚的田野调查

羊城晚报:为什么会策划“泛东南亚三年展”?

陈晓阳:我希望看到更多社会参与的艺术案例,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去看我们的邻近地区。广东与东南亚关联密切,但以往国内对东南亚当代艺术的了解,往往是绕到欧美、日本去看。我们离得这么近,为什么不直接交流?如何看得更深入,更具体?参与式艺术就是一种进入的方式。

这就是我希望参与这个三年展策划的原因之一,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直接发现的平台。这期间有不少有趣的发现,比如在开展这系列的国际学术论坛时,我们发现来自马来西亚的、来自新加坡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可以直接用国语交流,原来国际会议不一定要讲英文。在参与式项目中,我们发现东南亚和中国南方有非常密切的联系。

我们对国际的理解,也在展览的个案中得以打开。有一个“鹿克摇滚舍”的项目发现了当地木刻版画的传统,召集一个马来西亚村庄的居民一

在跨界中发掘艺术的更多可能性

起创作,他们一同用脚踩印出一幅画作,试图缓解社区历史遗留的矛盾,将交织着冲突的村民转变为友善互助的社群。

这种深入的田野调查,也把我们的历史研究连接起来,看见原本不可见的东西,从而为木刻版画的海外历史做注脚。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连接,将这个区域的主题性慢慢塑造出来。就像以前我在一个社区做过的在地展览叫做“视而不见”。艺术是可以帮你开天眼的,去看见这些细微的东西,看见一种更整体的社会结构,看见各个板块之间的联系。

走出旧公共艺术同质化困境

羊城晚报:“参与式艺术”是如何进入本土的?

陈晓阳:参与式艺术这个概念,其实是在实践之后才慢慢提出来的。这种实践要求跨出艺术界。我因为跨学科的背景,所以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出发,把艺术的行动置放在社会情境中。

参与式艺术相信所有参与者都具有能动性。在当代艺术领域,博伊斯所说的“人人都是艺术家”也可以理解为:人人都有感知艺术的能力,这是人的天然属性。只是这种属性往往被一些刻板的观念遮蔽住了。因此,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观看视角的转换。参与式艺术要求实践者放弃部分从自我出发的主位表达。

从上世纪60、70年代开始,世界各地都有参与式艺术实践发生,从拉美、欧美一直影响到亚洲的很多地区。到了90年代以后,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有很多艺术家投入各种参与式实践中。那时候出现更多的是社区艺术,一种新类型公共艺术。旧公共艺术比较常见的是城市雕塑,但城市雕塑的生成机制是自上而下的,往往由政府来规划。城市空间里到处都是举着球的女神雕塑,让人产生审美疲劳。公共艺术陷入同质化的困境。

而参与式的方法其实带来了一种新的公共艺术类型,这种公共艺术的创作和公共空间中的群体有密切关联。公众甚至可以参与到创作过程中,把想法汇聚其中,这是一种公共智慧。要始终相信“他者”的智慧。后来有介入式艺术等概念。到了2015年之后,国内对一些相关实践的研究和翻译开始多了,就有更多的人参与这类项目的梳理和研究中。之后,大家发现“参与式艺术”是一个能够比较合理地描述这一类事件的概念,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。

羊城晚报:“参与式艺术”在各地的发展情况怎样?

陈晓阳:可以说在国内,广东的这些项目是最多样的,与不同的社团和机构合作,涵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实践者。可能因为广东的教育系统跟港澳地区、日本的联系比较多,较早受到前沿理念的影响,所以保持在比较有活力的状态。从我现在做的几个区域来看,顺德的社会基础最好。福建、江西

和河南也有类似的尝试,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河南修武的大南坡项目。

艺术家擅长发现“无用”的东西

羊城晚报:艺术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?

陈晓阳:相较那些已经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公益组织,艺术家更擅长看见“无用”的部分。因为艺术是闲暇之后的产物,首先它是“无用”的,但这种“无用”却能够抚慰人的精神世界。中产人群会自主选择用艺术的方式来抚慰或者治愈自己,比如去听一场音乐会,去看一个画展。这在乡村原本也是有的,但后来中断了。

我们在乐明村调研多年,发现它有很好的文化传统。但因为资源匮乏,有些传统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式微。有一次,我们团队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角柜,很有装饰主义的风格,才发现原来村里有很好的木工传统。有些东西从当下眼光来看是无用的,是已经消失的,但艺术家很擅长发现这些东西。后来,这被策划成一场名为“角柜计划”的展览。可能文化考古更多集中在物自身,而我们关注的是人。

羊城晚报:人类学、社会学的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艺术界,为什么?

陈晓阳:这是一种思潮。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。二战结束之后,后现代理论流行起来,人们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。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方法刚好